

我們經常會面臨一個巨大的困擾：這件事我必須做，但是我真的沒有天賦把它做好，怎麼辦？兩個字解決這個問題——“有常”。簡單地說，就是堅持，沒天賦也能活，甚至能活得挺好。

舉一個曾國藩的例子，他說：“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人生的第一美德，是你能堅持做一件事。他拿自己寫毛筆字做例子，“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他在寫毛筆字這件事上，非常努力地思考 and 嘗試，結果呢，什麼變化都沒發生。

“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最近每天寫，一直堅持沒間斷，就會發現每月都有所不同，每年都有點進步。“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其實不分年紀大小，事難做不難做，只要你有恆心、恆行，都能成功。這是曾國藩告訴我們的，如果你必須做的事上，沒有天賦該怎麼辦。

為什麼說寫字對曾國藩來說是一件必須做的事？因為從唐朝開始，人們就是從“身、言、書、判”這四點，去判斷一個人能不能幹，值不值得被信任，會不會進一步陞官。而皇帝喜不喜歡一個人，“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一個人能不能寫一手好的毛筆字。

曾國藩在其他三個方面強，在書法上卻沒有天賦，但是他的書法夠實在、夠用，也不難看。沒有天賦，想多少也沒用，你的天花板擺在

沒有天賦怎麼辦(外一篇)

那兒，你成不了王羲之，也成不了王獻之。但沒有天賦，不意味着沒有成果，你形成一個好習慣，堅持做下去就會見效。

曾國藩在書法上沒有天賦，但是下了功夫。他每天都寫，寫出了一手不難看的字，自娛自樂，間接能娛人，也能應酬，給寺廟題個匾額，給同僚寫個對聯，夠陳設，夠美觀，不丟份。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曾國藩在書法上沒有天賦，只是寫得說得過去，但他的書法到現在價格都不錯，字因人傳。買字的人從曾國藩親手書寫的筆觸里、文字里，汲取到精神力量。書法本身的美不重要？重要。是不是絕頂重要？倒不一定。

另外，能夠到自己的天花板，也不是件容



易的事。很多人認為自己沒天賦，索性就不夠了。懶人說，路上有獅子，我就不上路了。還有些人，沒有夠到自己的天花板，這就過不去了。這都有問題。

從我個人來說，我沒有天賦或者天賦較少的方面是財務。我 27 歲念 MBA 之前學的都是理工科、醫科，對財務一竅不通，而且我確定怎么把兩個賬配平、把一個賬本研究透，不是我的天賦所在。我用的辦法，有點像曾國藩

練書法，多學我不懂的，多學我沒天賦的。MBA 只讀兩年，我學了 6 門財務課——金融會計、成本會計、稅法、財務報表分析、企業金融、中級會計，佔了我 MBA 課程的近 40%。

“自私”可能推動了經濟發展



在經濟學家眼里，“自私”未必是一個十分令人討厭的詞語。

“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寫道：“我們能夠喝到牛奶，吃到豬肉，並非因為奶農和屠夫的饋贈，而是因為他們在追逐利益。”他要表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並非來自同情心或利他主義，而是來自利己之心，來自每一個人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慾望。

所以亞當·斯密接着說，人們從事勞動，未必抱有增進社會利益的動機，但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人們會受到一只“看不見的手”的牽引，而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們本意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即請給我所需之物，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求的東西。

由於人與人之間天賦與才幹

有所不同，為了更有效率地賺錢，每個人都會依據自己的專長，選取自己能以較低成本從事生產的工作，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進行交換，以獲取自己所需。這樣一來，社會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專業化分工，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隨之提高。

在《國富論》出版近 100 年後，達爾文又從生物學家的視角，佐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

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的核心思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其實就是在說，所有生物的繁榮和自然選擇，都是生物體從自身慾望和動機出發所產生的結果。

又過了 100 年，1976 年，英國演化生物學家、新達爾文主義的忠實擁躉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出，人的自私並不是後天養成的，不僅僅是適

者生存的結果，而是源自基因。也就是說，自私不是一個假設，而是源自基因的本能。

舉個例子，雌鳥在感知到危險時，可能會假裝一瘸一拐地行走，從而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雌鳥為了保護雛鳥而甘願承擔被獵食者獵殺的風險，大概會讓你想到“奉獻”一類的詞語。但理查德·道金斯近乎冷血地發問：雌鳥的行為會不會正是由自私的基因驅動的呢？雌鳥的自我犧牲純粹是因為基因在雛鳥身上能夠獲得更長久的傳承。

經濟學家與生物學家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向了一個共識，即人的自私或者利己行為，能在無意之中創造出公共福祉。

現在，你對“自私”大概有了新的理解。

一個極度自私的人，是沒有真朋友的，注定是孤獨的，無法成就任何事業，但自私本身並不可耻，可耻的是兩種極端的狀況：第一是拒絕對等付出的極端自私，第二是打着大公無私的旗號來攫取個人利益。

當我們能夠以更理性的態度面對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我們就會對自己和這個社會有更清醒的認識。

文章來源：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創造性的錯誤



20%的工作時間花在自己熱衷且未經批准的私人項目上，因為他們在這些項目上更有可能去冒險。我接觸過許多企業的負責人，他們會讓員工簽署一份合同，確保員工願意去冒險犯錯。位于美國華盛頓的電子商務公司生活社區為員工提供了一條經驗法則：每周做一次讓自己在工作中害怕的決定。

無論採取何種策略，目標都是一致的：鼓勵人們達成目標並重新定義錯誤，讓錯誤不再是簡單的是非判斷，而是將人們引導到正確方向的信息。

作者：[英]丹尼爾·科伊爾

新冠疫情與外星人

請原諒我用了這麼一個俗不可耐的題目，這里並不是想說新冠病毒是外星人帶來的，而是認為，疫情的突然傳播與外星人的可能降臨，這兩件事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人類世界所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重大意外事件。

在過去的 30 年，人類社會處于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在平穩發展，雖然地球上不斷有局部的意外和波折，但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事件打斷這種進程。這就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幻覺：社會的發展將一直是這樣直線型的、平滑的、可預測的。但這次全球疫情的到來，打破了這個幻覺。

縱觀人類歷史，發生世界性的重大意外事件其實是一種常態，在歷史上不斷上演，從黑死病到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的走向不斷被這些意外改變，有些意外事件也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端。

與此相比，我們所經歷的平穩發展而沒有重大意外的這 30 年，反而是一個例外。也正是在這 30 年中，我們漸漸養成了對未來的一種直線思維方式，這是很危險的。

這次疫情其實不完全算是意外事件，因為在歷史上，這種大範圍傳播的傳染病曾多次出現，人們對此類災難並不陌生。但即使如此，當疫情到來時，人類社會在各個方面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這使得本來可以控制在局部範圍的疫情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災難。

在未來，人類世界所遇到的意外事件可能真的是意外，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先例，也完全不可預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遇到外星人。

人們都認為外星人只是一個科幻話題，但事實上，這個話題是十分現實的。外星人問

題的特點就是其不確定性和突然性，也許人類在以後的一萬年也不會遇到外星人，但也可能，它們明天就會出現。

在這里，我們不談那些屬於科幻領域的太空航行方式，比如超光速航行或空間躍遷之類，只設定外星人以常規動力的宇宙飛船航行。設想飛船的速度為光速的百分之一左右，這個設定對跨越恆星際的航行來說是合理的，在現有理論上也是可以達到的。

假設進入太陽系的外星飛船有人類的航空母艦那般大小，那么，以人類現有的觀測技術，只有當外星飛船到達小行星帶附近，人類才能確定這是一個非自然的物體，這個距離也就是約 3 個天文單位。在這個距離上，外星飛船到達地球只需 40 小時左右，而這給人類留出的反應時間也必定遠少于疫情在全面爆發前給人類留出的應對時間。

設想一個天文觀測團隊發現並最終確定

了這個飛向地球的物體的性質，在第一時間，他們甚至不知道該向誰報告。通過學術途徑顯然是來不及的，而現在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聯合國，都沒有處理這個事件的機構。當他們終于

找到一個勉強可行的彙報渠道，那個機構首先要確定那不是科幻迷的夢囈，而是真的外星飛船，然後才能進一步向上一級機構彙報。等終於走完所有的行政層級，到達

國家層面和聯合國，並且在最高層面確認這一發現，40 個小時肯定是不夠的，可能 40 天都不夠。

當人類最後確定他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然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對於這樣的事件，人類從來沒有在理論和實際層面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各國都沒有做過應對這一事件的緊急預案，也沒有被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應對外星文明的原則和策略。

外星人的到來，對人類而言意味着重大的災難或利益，在現有的國際政治框架中，國際社

會幾乎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達成一致。外星文明的出現對人類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將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而人類對這樣的衝擊完全沒有準備。

人們曾經認為，共同的災難會讓人類團結一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流行證明，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面對外星文明，不同的國家和政治勢力，不同的種族和文化群體，不同的宗教團體，有可能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陷入無休無止的爭斗和衝突，外星人將面對一個混亂而茫然的地球世界。即使降臨地球的外星文明是善意的，這也會變成一場災難；而如果是惡意的侵略，那它們不需要實施任何攻擊行動，只需表明自己的意圖，就足以使人類世界崩潰。

未來改變歷史的重大意外事件可能來自各個方面，除了來自自然，還可能來自人類社會自身。比如突然出現的重大科技突破就可能成為意外事件，如人工智能的智力超越人類，或者發現了使人類長壽甚至永生的技術，都會對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造成巨大衝擊。如果我們對這些沒有充分的準備，那么即使是像這樣具有正面效應的意外事件也會成為一場災難。

新冠疫情提醒我們，對未來，要避免直線思維，但預測未來重大意外事件是十分困難的，在這方面，科幻小說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進行思想實驗，把各種可能性排列出來，排列得越多越好，雖然我們不可能投入資源對所有的可能性都做出實際上的準備，但我們至少能夠在思想和心理上做好準備，這至少能讓我們意識到未來之路的形狀，知道它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曲折和變幻莫測的。

作者：劉慈欣